

拆迁拆掉的不仅仅是是一些建筑物。如果将拆迁这一行动涉及的名词陈列出来, 我们就会看到这些名词宛若一个星球, 可以无边无际地开列下去, 最终构成了某种所谓生活世界的东西。生活世界是由无数在时间中生长起来的细节构成的, 它不是一种概念, 比如“旧的”。

“新的”是一种观念。旧的却不是。旧是具体细节的集合体。新就是还没有。世界永远都是旧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新的」与「旧的」

——
于坚文
——
暗盒笔记之十四

今日的许多新是破旧立新, 没有旧的基础, 凭空而降, 必须有漫长的时间来摸索出经验。

春节是旧的。人们数千年来已经知道怎么过这个节日。但人们依然不适应元旦。如果从 1911 年算起, 新年已经有 100 年以上的历史, 但国人依然不知道这个节要怎么过。这个节依然是观念而没有它的仪式。

有时候我在那些拆迁导致的废墟里拍照, 经常会有某种进入世界真相的感受。有些建筑的整面墙都被掀掉, 后面的洞穴摇

摇欲坠, 就像一张刚刚在某个黎明洗漱完毕之后的复归麻木的脸突然被撕开。一个个房间内部森然林立的真相暴露了。

不是一直都渴望看见这个真相么? 她神秘的笑容后面到底是什么, 就是这些房间。这些死去的房子只是貌似废墟。二次世界大战中, 那些硝烟弥漫的破城也被称为废墟。我认为它们不是, 人搬走了, 但记忆并没有搬走, 时间并没有搬走, 经验并没有搬走。正是通过这些废墟, 人们才知道他们在别处应当怎样继续生活。

有一首了不起的长诗每行都以“我记得”开头。我没读过它, 有人告诉我每行的开头都是“我记得”, 这就够了。我记得, 就是废墟。

宇宙本来就是一座废墟, 大爆炸的产物。这座废墟只有被文明命名之后, 才脱离了废墟状态。仁者人也! 郁都乎文哉!“我记得”, 就是历史的开始。“我记得”使人类走出了万古长入夜的野兽世界。猩猩的问题就是它们永远健忘, 无法创造历史。



那些新房子里面没有经验、没有历史、没有时间。这些新的小区与它的模仿的图纸不同, 那些图纸本来是有根的。我曾经去过德国城市杜塞尔多夫。博伊斯曾经住在那里。在二次世界大战中, 这个城市被盟军的轰炸变成一座废墟。但是他们后来依据记忆重建了杜塞尔多夫。当我漫步这个城市的时候, 还以为它就是 13 世纪开始的那座城市。

这些废墟不同。新楼林立的鬼城是另一种废墟。在物质外壳上比被拆

迁的废墟更原始地呈现了废墟这个概念。这是新房子, 这个新是唯一的新, 一间房子的新, 哪怕数万套的商品房, 它们只是一间房子。只有建筑之物而没有居。居是古老的。建筑物只是观念, 人们搬家进去只是基于对某种全新的生活模式的想象, 他们并没有这种生活的经验。

在这种废墟里面没有生活。生活永远不是搬家公司气喘吁吁搬进来的新家具, 那只是关于生活的观念。我要这样生活, 我要那样生活。人们寄希望于

某物的占有, 也许会获得某种观念性的满足, 例如在他人的看法里被置于观念的某个档次。

对于那些两鬓斑白的长者, 搬家只意味着他这一辈子从未安生。搬家, 再搬家, 升级再升级, 还有更好的。人们再也不生活, 他们为观念而活。

拆迁已经完成了, 焕然一新废墟林立, 抹去了无数故乡。如何适应这种废墟, 在其中重建文明、故乡、生活、时间、记忆——再次提醒我们那个古老的追问: “我们是谁, 我们从哪里来, 到何处去。”

在我的私人回忆中, 二十世纪之交的纽约, 有两件大事。一是西尼罗病毒首次登陆美国, 由蚊子作为主要传媒媒介, 疫情在纽约市引爆, 从东到西逐渐蔓延全美, 一时人心惶惶。一是当时的我正走向中年, 站在了人生的分水岭, 断雁叫西风, 感慨油生, 关于事业婚姻, 关于自我实现, 最重要的是关于未来旅程, 一种荒谬却又真实的危机感, 让人不能不止步, 回望, 踌躇再三。

后。时间对疫病的发生、蔓延和防治非常关键, 故事中的男女也依这时间轴经历他们的中年危机。有了这样的游戏规则, 面对疫病, 即使作者也不能随心所欲, 如何高潮迭起又合情人理, 真是煞费苦心。我的书房里、床上地下到处是资料和剪报, 还作了详细的人物大纲, 因为要照顾的细节太多, 一不小心就会出错。如果换一种方式写, 不会这么辛苦, 但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有时就是写作者的一种宿命。

我自己的中年危机是安然度过了, 靠着书写, 更靠着连根拔起, 从美国举家迁到中国大陆。外界巨大的变化和挑战, 让我无暇制造内在的危机。一转眼, 在上海已经住了十年, 写了许多台湾人在上海的故事, 发表在各种文学刊物上, 但是大陆读者对我还是陌生的。长久以来, 我的小说都在台湾出版, 在台湾获奖, 我期待着能在大陆读者里找到知音。

很感谢文友陈谦的热心推介, 《蚊疫: 纽约华人的中年情事》, 终于在今春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印行, 更感谢知名的文学评论家、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 慨允将他对此小说的评论作为本书的序。

谨以此书献给即将或已经跟中年面对面的朋友们!

(本文为《蚊疫: 纽约华人的中年情事》跋)

中年之疫

章缘

我那时已经在大纽约地区居住、工作了十几年, 身在媒体, 熟悉华人社区的诸般情事, 于是, 我以蚊疫书写中年之疫, 让几只暗夜恶蚊嗡嗡扑向一千男女。叮咬他们的是寻常蚊子, 还是带有致命病毒? 在人人自危的疫病中, 面对生命的欠缺和渴求, 如何寻觅出口?

写作这部小说时, 我给自己出了个难题: 蚊疫部分完全依据所能收集到的新闻剪报, 所有相关事件都求真求实, 而虚构的中年故事, 只能围绕着真实疫病的时空结构来编排。空间主要是疫区纽约, 时间则是从 1999 年夏末秋初开始, 结束于一年之



自余有乐



花好月圆人长寿

朱忠明 作



夜光杯

窝囊废与书

安武林

窝囊废实在是一个不雅的名词, 不过, 它就像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之死》里的公务员一样, 都是有所指的。因为它是哥伦比亚作家贝塞拉一本长篇小说的名字《窝囊废》。而这部小说是政治讽刺小说, 写的也是一个国家大部门小公务员辛酸而又悲惨的命运。小说对哥伦比亚的政界、军界、党派以及司法部门的阴暗面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深刻揭露。

主人公贝尔纳正直, 善良, 聪明, 才华横溢, 曾经在政府的多个要害部门工作过, 但他处处遭受嘲弄和奚落, 因而被人们称为“窝囊废”。他曾经求助于某位大人物, 大人物对他说: “像你这样什么都做不了的人, 最好的去处是做国家职员。”在工作上,

他不幸; 在家庭, 他更悲惨。因为他娶了一个要命的老婆。作家对这位女人的刻画入木三分, 作家这样写道: 这个女人面目丑陋, 大嗓门, 举止粗鲁。简直是一个长了女性生殖器的中士。她身高一米七十, 身宽六十厘米。两只乳房好似两座小山头, 已经不属于人体解剖学研究的对象, 而属于山岳形态学的范畴。要不是因为巨大的臀部抵消了乳房的沉重份量, 她肯定要不停地向前栽。

当她工作无着落, 生活极度贫困的时候, 他卖掉了祖父留下来的一些故旧版本, 如莎士比亚全集、歌德全集、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他心里痛苦, 悲愤, 复杂, 难以割舍。出发前, 他说: “我手里还有一件珍宝, 那就是书籍。书籍是我唯一的兄弟和挚友。只有书籍不殴打我(他老婆经常打他), 不嘲弄我。只有书籍向我露出微



阿梁打开小铁柜的抽屉, 取出一个又老又皱的长方形皮夹, 掏出零钱来。我终于忍不住了: “这个钱夹那么旧, 是不是该换个新的?”

胖墩墩, 有一对和善圆眼睛的阿梁, 咧嘴笑了起来: “好好的还可以用呀!”

他使劲儿扯两下, “拉不坏!” 原来这老钱夹有三十几岁了。

绮纯美高级干洗名店位于新店中正路上, 1977 年开店, 已有 38 年历史。这么一算, 我送进又取出的各类干洗衣物和水洗的床单被套, 少说也近千次了吧! 印象中, 从来没有遗失, 没有延误, 更没有出过任何差池。中正路上的街坊邻居都做着各种生意, 洗衣店离家走五分钟即到, 我经常光顾, 多年下来, 也等于老朋友了。

阿梁的洗衣店

桂文亚

每天上午九点, 是阿梁夫妇一天工作的开始。洗衣店位于中正国宅侧门, 做的多是社区生意, 客源也来自附近巷弄的居民。送洗的客人来了, 轮流照应柜台的阿梁和太太安安, 照例会检查衣物, 哪里有污垢, 哪有破绽, 都先与客人沟通, 有时也会做些建议, 避免取物时发生误会。洗衣一般分干洗和水洗两种, 洗衣前要分色、分类。一槽约洗裤子二十五件, 衬衫三十件, 一轮洗完费时近六十分钟。

绮纯美洗衣店空间不大, 店面却规划得井然有序。除了壁上的祖先牌位, 电视机、收音机、电风扇一样不缺; 白墙上有一具老式时钟, 靠墙整面是长方形的工作台, 台面安装有蒸汽烫斗和烫衣板, 好几条黑色的电源线悬空垂挂。四台超大型洗衣机各就各位, 正轰轰烈烈地卖力转动, 水花透过透明玻璃旋转飞溅着白色的泡沫; 干洗用的则是五十加仑中国石油公司品牌的干洗油, 滚筒式操作, 衣服不会缩水变形。

阿梁将工作分成两阶段处理: 星期一、三、五“洗”; 二、四、六“熨”; 年复一年, 月复一月, 除了节庆例休, 从未停顿。

洗衣店里, 除了衣服、衣服, 还是衣服! 长短大衣、春秋外套、丝的绸的旗袍洋装、毛的呢的西装长裤、皮夹克魔鬼背心……当然还包括窗帘、桌布、靠垫之类, 不是挂在衣架杆, 铺在平桌上, 就是阅兵式的密密麻麻悬在半空中站岗。每件焕然一新的衣物, 全都套上透明塑胶袋, 静心等候主人光临。这小小空间, 放置的衣物有上千件!

衣服这么多, 不会混淆吗?

“收据上有号码, 号码按区域分类, 每张取条上都会写上姓氏, 很少出错。”阿梁说, 将客人送来的衣物洗得干干净净, 自己看了很有成就感, 难免也有忘了取衣物的客人, 于是需要不定时整理, 实在等不着主人的, 就捐给慈善单位。

重复烫洗工作连续三十六年不感到厌倦吗?

阿梁笑了: “正财要靠努力来。”他摸摸蹲在身边养了十年的米格鲁小扑, 只见它甩甩耳朵, 亮晶晶的眼睛回望着主人, 喉咙里咕噜噜发出一阵低鸣, 似是回应阿梁数十年来的辛勤劳动。